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sunset. A large, bright orange sun is in the upper left, its light reflecting in a shimmering path down the center of the water. In the middle ground, a small boat with two people inside is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glowing water.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warm oranges, yellows, and reds.

纪实文学卷

获奖作品选

HUOJIANGZUOPINXUAN

首届黄河口杯文学征文大赛

黄河出版社

纪实文学卷

获奖作品选

HUOJIANGZUOPINXUAN

首届黄河口杯文学征文大赛



黄河出版社

2006年8月·济南

责任编辑 葛春亮 林志军
封面设计 盛世枫云设计顾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届黄河口杯文学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选. 纪实文学卷/刘占文,
罗新力主编. —济南:黄河出版社,2006.9
ISBN 7-80152-745-3

I. 首… II. ①刘…②罗… III. ①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当代②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6781 号

书 名	首届黄河口杯文学征文大赛 获奖作品选(纪实文学卷)
主 编	刘占文
执行主编	罗新力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印 刷	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毫米×96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25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52-745-3/I·159
定 价	(全五册)100.00 元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陈泽浦		
副 主 任	田治颖	房崇岭	
编 委	曹明刚	付宇华	刘占文
	马占峰	赵 岩	西文丽
	卢振中	罗新力	

主 编	刘占文	
执行主编	罗新力	
副 主 编	高爱霞	曹景华
特邀编辑	海 伦	(中国石油大学)
	若 水	

主 编：刘占文
执行主编：罗新力



序

万里黄河一路奔腾,携泥裹沙,填海造陆,孕育了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造就了黄河入海口雄浑壮美的自然景观,形成了我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完整、最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被确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联合国环境署重点保护的全球13处湿地之一。这里有长河落日、河海交汇、万亩槐林、百里海堤、万顷苇荡以及无边无际、娇艳似火的“红地毯”,景观“野、奇、新、美”,令人叹为观止。黄河入海口风景区入选“2005山东十大魅力景点”,并被《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美的地方”之一。“黄河从这里入海”,成为山东省旅游业三大品牌之一。

位于黄河入海口的垦利县,既受黄河文化的浸润,又受古齐鲁文化的熏陶,融黄河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革命文化、石油文化于一身,积淀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黄河口文化,内涵丰富,底蕴深厚。今天,黄河口雄浑壮美的自然景观和新生地上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山水是形,文化为神。区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和宝贵财富。为深入挖掘黄河口文化内涵,提升黄河口旅游文化品位,加快实施“旅游兴县”战略,垦利县定于2006年9月2日至3日举办首届中国垦利黄河口文化旅游节。配合文化旅游节的举办,精心组织开展了黄河口杯文学征文、黄河口杯书画大赛、黄河口之恋歌曲征集、城建旅游之光摄影大赛等四项全国性赛事活动。

首届黄河口杯文学征文大赛,由垦利县人民政府和东营市作家协会发起,《中国作家》、《中华散文》、《诗刊》、《地火》、《文学报》等单位联合主办,共收到来稿11000多篇(首),不但有文学爱好者的倾心力作,更不乏名家的神构佳作。从这些来稿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中华儿女对母亲河的挚爱眷恋之情和对黄河入海口的无限向往。经过专家精心评选,选择部分优秀作品,编辑了《首届黄河口杯文学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选》。该丛书的出版,进一步弘扬了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丰富了黄河口文化内涵,提升了黄河口旅游的文化品位。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我们真诚希望更多的文学名家和文学爱好者来黄河口游览观光,激发创作灵感,写出更多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把魅力无穷的黄河口推向全国。

中共垦利县委书记 陈泽浦

2006年8月

目 录

序

- 青海走笔 / 杨闻宇(甘肃)/1
孔繁森在拉萨 / 杨从彪(西藏)/8
反扒女工 / 齐志红(山东)/19
“地主婆” / 路曲(重庆,土家族)/35
兵家之争 / 齐照华(山东)/42
在河畔的日子里 / 刘思奇(山西)/51
水土情 / 苏震亚(甘肃)/63
真情永远 / 张福华(宁夏)/78
黄河三角洲:生长希望与神奇的土地 / 赵建英 曹景华(山东)/85
沧浪之水 / 赵英秀(山东)/95
文化乡·蔬菜乡 / 薄文军(山东)/106
鑫丰之歌 / 马军(山东)/122
如梦的游走 / 席星荃(湖北)/133
打工的母亲 / 谢云(四川)/147
决战大巴山 / 岳增一 曹怀忠(山东)/159
心中的丰碑 / 莫默 楠雨(山东)/179
一个小村和一本有魂的书 / 王春光(山东)/188
木纹画再现民族魂 / 解黎晴(湖南)/191
大河尾闾一小城 / 郭立泉 张建光(山东)/194
守广利港记 / 李小涛(山东)/197
访皂河安澜龙王庙 / 苏豫仁(江苏)/202
维持黄河健康生命 / 郎毛(河南)/208
附录:首届黄河口杯文学征文大赛纪实文学获奖作品/215

跋

青海走笔

□杨闻宇(甘肃)

高原行色

从西宁出发,朝着西南翻过日月山,眼前的景色与内地迥然不同。

绿茵茵的草地上接苍穹,悠悠白云下是玉坠儿似的羊群,羊群下面是黑色的牦牛,牦牛之下的河畔分布着一顶顶蘑菇样的帐篷,炊烟袅袅的灰色帐篷是家庭住所,边上几丈远素白文静的小帐篷里居住着这户人家的待嫁女儿。帐篷寥落,炊烟散淡,疏朗、和谐又宁静之至。草地上是黄一坨紫一湾白一片叫不上名儿的小花,仿佛绿纱上洒下了淡淡一层金粉、紫粉与银粉。在这与唐宋诗章绝缘之地,面对彩色的草地,我竟记起了“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的诗句。

一行人陶醉在青藏高原上。我已年逾花甲,居然成为途中采集野花最频繁的一位,年轻伙伴笑着告诉我“路边的野花不可采”,我说,这花儿委实在太迷人了,我是不由自主地想嗅嗅、审视、玩味。众人笑我说“花心不死”,我自己也感到活了大半辈子,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活过,年轻过。

我写过“日月并峙成山门”的诗句。日月山是一座海拔三千五百米的神门,我曾三过其门,每次行经,非霁即雨,要么是冷风,右首日山山亭背后是我生平见到的第一座挂满经幡的晒经台。越过日月山后溯河上行,遇见的晒经台愈来愈壮观。大凡县城就近,总有一座被尊为神山的山包,整个山包就是一座经幡裹严了的晒经台,粉红色的泛白经幡致使整座山像一朵硕大无朋而展瓣怒放的雪莲花,天地间巨型的雪莲花。

藏民在转经楼里掀动经筒,天风在晒经台上拂动经文,等于是日夜诵经,天籁自传,自然地 will 藏民对神灵的虔诚祈祷送进佛门。

在大武镇的晒经台下,我见到了不亚于塔尔寺的四十九块彩绘浮雕,有人说这是“地狱报应”的图解,一碑一面墙,四十九碑延接半里之遥。期间好几幅浮雕是神魔怪兽平举起一丝不挂的女性胴体,右手攥合其双臂,左手钳定其下

肢,横托至唇,那张开的獠牙巨齿正铡刀合槽似的卡咬在女体腰间。碑廊中间是两方最大的浮雕,其中一碑分明是欢喜佛(藏传佛教谓“双身佛”),魁梧壮悍的男性与光洁窈窕的女体紧紧拥抱合一,男性面色微青,火样的热烈,女子是秀发下披,水一样柔顺,彼此婉娈缠绵、缱绻痴迷之情态,整个生物界尚未有出其右者。在这巨碑的逗留片刻,我忽然怀疑起四十九碑里的“地狱报应”之说了一——

神秘圣洁的高原上,人类陶醉于大自然之外,男与女为什么又执著地纠缠、胶合为一体,这才算是入了佛境呢?女性向来是善与美的象征(藏传佛教视之为“智慧”的化身),两侧神魔怪兽之食用女体,很可能与正中的双身佛同一寓意:女性既然是善与美的代名词,人生便须臾离不开女性,生活中务必将善与美的因子渗透其间,纳入其内,用以充实自我,化解滞魂,陶冶性灵,这才是大千世界法轮常转所应有的真谛。母性至柔至刚,至重至尊,为何要她们下地狱受惩?外来人以尽欢极乐与报应罚罪之说臆测佛意显然是误会,曲解了藏传佛教的本旨。

究竟如何更确切地理解这一系列浮雕碑画呢?询问几位身边的藏民,人言各殊,谁也说不清楚,可他们又告诉我,只有知识渊博的大活佛,才能理清碑雕内在的含义。

活佛迹近于神,一连数日,我们无缘幸遇。8月16日,当我们迎着旭日回返西宁时,途中不时见到挑着鲜艳彩旗的一队队锃亮耀眼的摩托车,守在车旁的藏民一式新装。常在这一路往返的司机叹了一口气:“今天是个好日子,瞧这架势,有大活佛要光临这儿。”公路笔直洁净,雪水似的羊群动不动漫上公路,司机怎么按喇叭它们也不肯让道。我们闹不清大活佛什么时候出现,更猜不来他即将光临的方式,步行呢?骑马呢?或者戴一顶杏黄色桃形帽跨在风驰电掣的摩托上?遗憾的是我们要按计划走路,又要与学问高深的活佛失之交臂了。

因为常年背水,骑马,夜间又睡在湿地上,我知道藏民关节炎多,罗圈腿众,行动蹒跚。现在不同了,几乎每顶帐篷前都停有崭新的摩托,驾摩托飞驰在公路上的人,礼帽压额,脸盘黝黑,双目又炯炯发光,有的摩托大白天飞驰也开着灯。迎接大活佛的摩托是清一色的,一匹马也见不到了。现在的摩托化迎接大活佛,无形中把马给淘汰了。

见不上活佛,又忘不掉那四十九块浮雕,我便回想起了穿过日月山驰向果洛州的那一天。云幕低垂,大雨滂沱,距州府尚有二十里地,雨幕中迎接我们的人堆里闪出了两位捧着雪白哈达的、花朵儿似的藏族少女,这是一双二十出头的孪生姐妹,名叫才让吉,才让措,不唯人样清俊,两人且简直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外人乍见,极容易彼此错认。晚间为我们接风洗尘,她俩甩动长袖,轻歌曼舞,直让那位途中讥笑我“花心不死”的朋友痴痴然发呆,我还以为他犯

了“高原反应”症。

姊妹二人在西宁民族学院读书时,取的汉语名字是李瑜香、李琰香。果洛这地方,年有寒暑而略去春秋,一日之内气温多变,每每到走马灯似的转出四季。这如花似玉的藏家儿女,接待远客,仪态万方,直让我生出“雪域才三日,人世已千年”之叹息。

8月15日是农历的六月三十,我们行经清珍河与青珍山时,忽降大雪,连绵的群山瞬息间银妆素裹,山坡上的羊群迷蒙难辨,坡下的牦牛反是黑珍珠一样鲜豁。我们住车下地,怀抱雪团而感慨系之,乱扔雪球而“打仗”留影,人一下子仿佛年轻了二十个春秋。

天衢云横六月寒,雪涌青珍车如船;
远客嬉乐无情状,惊花飞溅王母前。

王母娘娘在哪里呢?日月山下有文成公主塑像,在我眼里,那塑像简直是西天王母的化身。文成公主是唐太宗所养宗室女,当然姓李,她是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远赴西藏,与松赞干布联姻的。翻过日月山,倘不在文成公主身旁的青海湖里泛舟,你永远也体味不来青海湖这个“青”字淇深的寓意。青海湖倘若是文成公主留下的一方明镜,九曲黄河便是一条挽结明境的长长的金丝带。黄河远上白云间,白云深处有天仙,雪域里才让吉、才让措这样的藏家儿女,以李姓自诩,尽都是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后裔,她们正是那佛家洞窟里的飞天女神,自由自在地翱翔在西天的仙境里……

平时,有朋友向我打问这个世界上有神与否?我不敢像孔子那样“信之则有不信则无”地给予回答,因为我分明感受到,有什么神祇在前边某个地方正静静地等待人们朝他接近,向他靠拢。如果说海拔是一种境界,那么,对人类而言,“天人合一”皈依自然当为最高的境界——这种神谕,我在黄河源头上真切地听到了这个声音。

掌叶大黄

神奇美丽的土地,要军人来守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海拔三千七百米以上为生命禁区,中国军队在生命禁区的师级单位共有三个,果洛军分区即为其一。果洛州府所在地年均气温零下四度,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百分之六十,地表一米即永冻层,属于全国三十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海拔最高、气候最劣、环境最苦的一个州。在这里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然而,军分区大院却有草坪,也有树林,远方

蓝天雪峰,近处小鸟唧啾,藏民群众不时来这里游乐、照相,大院成为果洛州“第一风景区”。

面对接近生理极限的挑战,许多军人高原反应强烈,胸闷气短,体质下降,他们凭什么在这高寒雪域里能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奇迹呢?

近四十年,先后有五位同志在这里被高原性疾病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孟克那生 1970 年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入伍到果洛高原,妻子是镇江人,1987 年他去镇江探亲,悄悄在一家医院作全面检查,医生检查后吓了一跳,问他是干什么的。孟克那生让他猜猜看。医生说:“我看你是个举重运动员,心、肺、脾、肝脏全部肿大。”当得知他是个军人,在果洛从戎时,便诚恳地规劝他不能再在那高原上待了,否则,最多能再活三年。孟克那生回家后一声未吭。我们在分区大院里见到了这个人物,在果洛高原三十四年了,仍然是马背上那个民族的乐天派性格。果洛人均寿命五十九岁,上海人均寿命是七十九岁(女性八十一岁)。对军人而言,这就是生死线上透支生命的一种隐形的奉献。

战勤科长王彬,1988 年从解放军农牧大学毕业上了果洛,大学同学胡凤霞也到了果洛工作。二人结婚生子,小孩满月后,常因缺氧而抽搐,发病时嘴唇青紫,口吐白沫,小便失禁。实在没法,半岁时就让小孩打起了“游击”,先送到了王彬的老家四川,后送到了胡凤霞的故居阜阳,继而又转至西宁……因为与父母长期不在一起,小孩十岁多了,亲近保姆而疏生父母。王彬夫妻心里实在酸楚。至于远离家庭而子女就学困难者,长期分居而夫妻感情无法弥合以至洒泪分手者,就更是大有人在。

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仿佛更能考验出果洛军人独有的信念与精神。李争套 1978 年入伍,1986 年调入果洛,刚刚报到,适逢人武部要从部队移交地方。李争套是海拔只有四百米的关中人,这一移交,不仅意味着他将在四千米的高原上待一辈子,甚至是“献了自己还要献子孙”的——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考验呢?转眼间,李争套在果洛十八年了,这期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百余篇反映果洛生活的新闻稿件,三十多份电文被上级转发。有一次独自一人赶写材料到深夜,饥饿难当,翻箱倒柜找不到吃食,就跑到了卫生间,从垃圾桶里找出早晨丢进去的半袋方便面,大口吞了下去;吞噬之时,从镜子里无意间望见自己身体消瘦,年轻便头发脱落,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因为经济落后,果洛州财政是依靠国家补贴的“吃饭财政”,部队建设很难得到地方的经费支持。为了解决民兵应急保障连的基地建设,后勤部长麻里瑜记不清往州里跑了多少趟,州里终于答应拨给 11.7 万元的经费,而财政局拨给 11 万,剩下的 7000 元推三阻四不下拨。一次开会间隙,地方一位领导顺便询问经费到位了没有,麻里瑜说还留了个尾巴,后来,7000 元也到了位。“五一”节时,麻里瑜去看望财政局长,人家认为他打了“小报告”,当着部队其他同

志的面,冷冰个脸,不让他坐,也不收他提去的水果,弄得麻里瑜委实难堪。作为一个年过四十的头发脱落而戴着假发的部长,作为从陆军学院毕业的在高原上待了二十二年的大学生,想到为了部队办点实事居然这样难,背过人去,禁不住伤心落泪。抹干泪水后,他无怨无悔,与战友们一道,硬是在这高原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盖起了办公大楼,用上了自来水,用大棚开始种菜……

果洛军人能“用艰苦奋斗精神改造环境”而被人们誉为优秀人材荟萃的“英雄集体”,与分区一把手王皇义是密不可分的。

王皇义白发稀疏,牙齿脱落,五十四岁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光景。他十八岁进入宁夏黄河岸边与内蒙古交界处的军营,二十四岁在吴忠县高糜子湾驻军某部任指导员,三十一岁时任政治处主任,三十七岁那年为全军英模代表,《解放军报》刊登过他的照片和文章,因为在政治工作研究上颇有造诣,北京、南京、西安的军事院校曾请其授课,四十岁时上玉树军分区任职,四十九岁任果洛分区政委。果洛军人诚恳热情,团结如一,他们都忘不了王皇义初到时所讲的话:“这里是高寒地区,我发现美丽的小鸟儿就将自己的窝巢置于鼠洞浅处,孵蛋生雏。鼠与鸟共处,也乐意让小鸟在洞口为自己守门站哨。大伙从五湖四海来到这样个环境里,如果为个人利益起纠纷,闹矛盾,心里疙疙瘩瘩,见面不愉快,这日子就更难打发了。只有互相体贴关怀,彼此团结友爱,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才能更坚强地对抗这个恶劣环境与内心的寂寞。”

三十六年的从戎轨迹,王皇义一直是溯黄河而上行的,海拔越上越高,他身边的黄河水愈来愈细,在高原上十四年了,他是用自己的一头白发、全部心血在皓白的雪山下染绿了这一方冰封的土地。初上高原时,他这样想:“艰苦地区的工作总得有人干。为了他人少一些牺牲,正需要自己多一些奉献。”有雪山黄河为证,在“言行一致,始终不渝”这八个字上,王皇义是几十年如一日,没打过折扣。可以设想,在物欲横流、金钱笼罩之今日,一个军人倘若没有王皇义这样的精神支柱,会怎么样呢?

就要上车离开果洛时,眼前一亮,我忽然发现分区院内伸出几丛红高粱式的、灼灼火焰似的大型花絮,人们告诉我这是“大黄”,又称掌叶大黄,唐古特大黄。入院落审视,巨者高逾三米,院内有二十余株。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茂盛的草本植物,一时惊呆了。大黄根状茎入药,性寒,味苦,攻积导滞,行瘀通经,能泻火解毒。我问王皇义他们,青藏高原还有这样茁壮高伟的大黄吗?众人一起摇头。我以为,雪域里奔动的精灵是藏羚羊,而深根静植的精灵便是这唐古特大黄。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王安石语)。今年5月10日,上海警备区三十七位师团干部西上果洛,被“老高原”精神深深感动,在这里洒下了一掬掬的热

泪。他们自称这是“一次西行，终身受益”。我想，他们此行益在军旅，利在国家，分明是取到了时代的“真经”。在冰峰雪岭环绕着的军分区大院里，他们也一定看到了一株株高高擎起的、火炬在燃烧似的大黄。

玛多回眸

青海玛多，藏语是“河源”之意，这里是黄河的源头。玛多属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州海拔平均在四千二百米以上。

“羊”字与“大”字组成“美”字，人说是海拔愈高羊肉愈鲜美。数千里西上玛多，边看边思索，我一直在寻觅海拔高而羊肉美的奥秘。

8月是青藏高原最美的季节。缕缕白云依着黛青色山壁横向飘移，飞天壁画似的，不再上浮也不想下沉；与白云纯然一色的羊群散布在绿茸茸的山坡上，仿佛是从白云里坠跌下来的一颗颗露珠，远眺过去，漫山蠕动若蚕蛹；羊群下绿意渐浓的草地上是黑色牦牛，牛之黑与羊之白各成阵势，比照分明。云、雨、雪、水为绿色之母，牛、羊、鸟、兽乃绿色之子，由这等天赐的上品来滋养人类的生命，其鲜美自不待言。内地繁华闹市销售的肉类，多属人工喂养，有的饲料里掺和了避孕药以催肥，连饲养者自己也不肯食用，怎么能与青藏高原上的牛羊群落同日而语呢！

这地方是沙里有金，水中多鱼，地下有矿，山里有药，可谓物华天宝尽皆有之。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藏胞，又严谨地约束着自己，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一律禁食。游牧生活，一年数迁，居住的帐房里，小草一根也不动，就在这草地上铺毡过夜，燃牛粪而御寒（我惊讶这牛粪燃与不燃，什么怪味也没有）。移帐迁徙之后，原地的草根迅即萌芽，一夜之间茸绿如故，咋也看不出这里曾有一户人家住过数月的痕迹。千秋万代，约定俗成，这里也就听不到什么败井颓垣、保护生态之类的旧语新词。

人不食鱼，鱼也就不畏人。8月15日下午在达日县黄河岸边，我们随手抓得几条尺许长的无鳞花斑裸鲤鱼，回到果洛熬成鱼汤，鲜美异常，大伙认为这就是琼浆玉液，王母娘娘宴请各路神仙的琼浆玉液。隔一日赶到西宁，暮色苍茫中登上二十八层的转楼进西餐，三十元一小钵的鲜汤，怎么也比不上花斑裸鲤汤小小的一滴。“鱼”字与“羊”字并到一块是个“鲜”字，看来也渊源有自。

作为盘古开拓的雪海冰原，经久不衰的旷野僻壤，近些年却正在悄然地起着变化。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玛多县水草丰茂，人均有牛七十头，羊一百八十只，是全国阜盛之乡，首富之县。迄今不到三十年，这个被誉为“千湖之县”的四千多条（个）河与湖竟有四分之一相继干涸，十多个平方米的草地上居然有十几个鼠洞，大片土地成为寸草不生的黑土滩和沙地，牛羊短草，长年处于半

饥饿状态,玛多县从云端掉进了泥淖,变成了全国最穷困的一个县了。全县一万多口人,若干年后将全体沦落为生态难民。去年,果洛州在大武镇建了新居,计划第一批从玛多移进三百四十户人家,安排难民,结果是做了许多工作,才移过来百十户,多数藏胞依恋故土,宁肯与自己的牛羊一块饿死于玛多。

时至世纪之交,黄河是一天天的不行了。1997年初夏,柯受良驾小车从壶口上空飞腾而过;1999年6月20日,山西的朱朝晖驾摩托车二度“飞黄”;2000年年初,报载,山东一好汉骑自行车要从艾山卡口处“飞黄”。我的故乡在关中,幼时村童玩耍,小孩跷起一条腿从小儿的头顶缓缓绕过,谓之“跷尿骚”,含有侮辱之意。这世纪之交的三度“飞黄”,媒体为好汉们炒作于前,万众蜂拥着聚观于后,我闹不清日渐羸弱的“黄河母亲”对这些是怎么想的。

黄河是我国北方纵贯东西的唯一的巨川大河,为西北、华北地区的生命之脉,西宁、兰州、银川、西安、郑州、济南这些省会名城,都是依仗着黄河而生存的。今年4月18日,新华网报道,自去年12月以来,玛多县鄂陵湖出水口出现历史上首次断流,黄河源地区的生态全面告急。位于出水口下游八公里处的清水川,是黄河源头地区最大的支流,过去流水湍急,冲刷出一米多深的沟壑,而如今,整个河床已完全干涸,源头断流,活水不见。

果洛州距鄂陵湖尚有千里之遥,既已达日,还要不要再上鄂陵湖去呢?

江河脉系何其深,日月并峙成山门;
杭州、桂林、九寨沟,俯首罗拜玛多云。

我担心到了那里,会全面损伤玛沁、甘德、达日诸县留给我的美好印象,躊躇再三之后,遂决定就此止步。

老圣人孔子千里西行不到秦,新圣人鲁迅千里西行不过长安(西安)。我这无名小卒,溯长河而西竟至达日,够可以了。人之行世,贵在适可而止,才不至于扫兴而归。

孔繁森在拉萨

□杨从彪(西藏)

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有希望。

——孔繁森

我们深切缅怀在西藏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们，他们为了让西藏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流血流汗，在所不惜，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此时，我首先想到了孔繁森，想到了孔繁森在拉萨工作的1460个日日夜夜……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孔繁森事迹像和煦的春风吹度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位领导干部的楷模、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雷锋式的好党员，通过媒体，以最快的速度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亿万人民的心。

孔繁森1944年生于山东聊城五里墩村，1961年入伍，1966年入党，1967年退伍，先后任聊城技工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共青团聊城地委常委、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79年4月援藏到海拔4700多米的西藏岗巴县任县委副书记。1988年已任聊城行署副专员的孔繁森二离桑梓，任拉萨市副市长。1992年12月虽二次援藏期满，但因工作需要到阿里任地委书记，1994年11月29日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1995年4月29日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题词：“学习孔繁森同志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在为《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弘扬孔繁森同志的崇高精神，造就千千万万个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是事业的要求，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

新闻工作者的知音

上世纪90年代中叶，改革开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席卷整个西藏，一

些人千方百计地捞钱,忘记了焦裕禄,忘记了雷锋。当时,作为《拉萨晚报》副总编辑的我,忧心如焚地和拉萨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欧珠旺姆谈到,宣传扎根高原的当代焦裕禄、雷锋式的典型,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我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讴歌和呼唤焦裕禄精神的长诗《一个县委书记在中国》,发表在《拉萨晚报》上。市委宣传部领导也很想在拉萨寻找一个焦裕禄式的典型,但未能成功。我那时以记者的身份,竭尽全力在拉萨、林芝、山南等地采访一批地县级领导干部,写了一篇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扎根在这片高天厚土》,不少被采访的领导干部只允许我写他们的事迹但不让点他们的名,他们心有余悸,担心“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不得不用“A、B、C、D”来代替他们的名字,《西藏文学》主编李佳俊先生在发稿时,对此很不满意,虽然这篇报告文学后来获了奖,但总还是令人遗憾地存在着缺陷……那时候,我们没有寻找到焦裕禄式的领导干部,然而,“焦裕禄”却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报社的一位通讯员写了一篇3000字的通讯,送到我这里,写的是孔繁森的事迹。当时,作为拉萨市副市长的孔繁森,收养了墨竹工卡县的三个孤儿,他并不富裕,养不起三个孤儿,偷偷跑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卖血维持孤儿生活。市长洛桑顿珠为减轻他的负担,领走了一个……

那篇通讯写得很生动,有血有肉。

通讯员送来稿子就走了,孔繁森却来了。

他心平气和地把稿子拿走了,他说这篇文章不能见报,他还说这篇文章见报不好。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作为副市长,收养孤儿算不了什么,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种小事,见了报不好。”

就这样,一篇好稿被他“枪毙”了,从这件事,我们看到了孔繁森崇高的精神品质,他做了好事不留名。

一个月之后,《西藏日报》登了这个消息,是他们记者写的。孔繁森找到报社,狠狠“修理”了记者一番,说:“你这不是在给我找麻烦吗?我收养小孩并不是为了出名!这种事情,不管遇上哪位领导,都会这么做的,只要他还是个共产党员!”

《拉萨晚报》1990年创刊5周年大会在西藏群艺馆举行,孔繁森应邀到会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新闻工作者十分辛苦,晚报的全体同志在办好报纸上克服了经济短缺、印刷设备简陋等重重困难,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他代表拉萨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体新闻工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讲到这里,掌声雷鸣般地响起,大家心里热乎乎的,作为听惯了领导的骂声常常紧绷“别出错”之弦的晚报新闻工作者,突然听到孔副市长出自内心的感激和勉励,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

他讲完话,不坐主席台,走到新闻工作者中间,和我们一起嗑瓜子,聊天,促膝谈心,情真意切。他那慈祥的面容,和善而豪爽的山东人特有的爽朗大笑,亲切诚恳的谆谆教诲,至今还留在晚报新闻工作者们的心里。《拉萨晚报》之所以能从原先的周报、周二报、周三报、周四报、周五报发展到今天的每天出报,从开初的四版发展到几十版,与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与当年孔繁森的支持和勉励是分不开的。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孔繁森深深地懂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在拉萨,他是主管教育工作的副市长。他经常到拉萨市教体委去,大多数时候是走路,不坐车,他说坐车麻烦驾驶员,不方便。他和教体委主任张荣扬无所不谈,一谈便是一个晚上,谈教育,谈人生,谈工作,谈思想,谈生活,谈学习……他常和张荣扬一起下乡,走了拉萨市八县区一大半农牧区中小学。在教育上,他承认自己不如张荣扬内行,但他虚心向内行学习。在农牧区学校,他不怎么发言,总是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再提出自己的建议,与下级商量着办,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从不像有的领导干部那样,每到一地便下车伊始咿哩哇啦作指示,发号施令,横加指责。他对自己的下级像春天般的温暖,像夏天一样火热。有位教师想调动工作,找到他,他答应了,亲自跑教体委,跑人事局,跑接收单位;有位教育界的一般干部,为落实儿子的工作,他千方百计帮忙。他把教育界普通干部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他和教师一起在宿舍里吃土豆,唠家常;他和校长一起在高原“两条光棍一瓶酒”地度过年关;他的生活极其简单,却把200元人民币送给有困难的急需的普通教师……他只是关心别人,从不关心自己。他的女儿结婚,还没有举办婚礼,就匆匆赶回拉萨;他儿子到西藏来看他,他没有时间陪儿子去布达拉宫、罗布林卡旅游,没有时间陪儿子去逛商店,还无情地把儿子“赶”下乡去锻炼,把生活费足足地给了带儿子下乡的叔叔阿姨。他年过九旬的母亲住在山东聊城老家,自己不能尽孝心,不能服侍老母,跪在母亲身前说:“对不起,娘!”他是这样对待儿女和母亲,而拉萨市教体委一位同志因车祸造成肝破裂,被送进西藏军区总医院,他得知此事,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医院,亲自去找已经下班回家的山东老乡,把这位外一科主任老乡找回医院主持抢救工作,从晚上6时一直忙到次日凌晨,直到伤员脱离危险,他才离开医院。现在,这位干部一提起这段往事,就心潮澎湃,感恩不尽,说“要不是孔副市长,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一位教师在报纸上看到孔繁森不幸殉职的消息,痛哭流涕,夜不能寐,质问苍天,质问大地:“为什么好人命不长啊?”